

华阴县志

第九册
第二函

華陰縣志卷十四

列傳

嚴挺之

唐書

嚴挺之名峻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間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

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伍不
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
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
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
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
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
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遙也繇是出爲登州
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
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杖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
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

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尙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奭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爲伏獵挺之曰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

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員外詹事召歸東京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於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塔左君子以爲偏

楊元琰

唐書

楊元琰字溫虢州郃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爲安南副

都護三徙爲荊州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荊州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乎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宏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尙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髭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

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楊瑒 唐書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字衛卿絳州刺史累封宜春郡公子琮字孝璋歷沔綏二州刺史瑒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眞二觀檄取畿內營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

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脇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元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遂曰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泰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場謂起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白

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宏文館皆有名場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場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大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

宮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
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
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
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
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尙書諡曰貞瑒
嘗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
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
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之人作矻石耳

楊慎矜

唐書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

乃得歸爲尙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辨自名
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宏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邱山隆禮
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歲
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尙書致仕卒慎
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元宗訪
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
慎矜監察御史知大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
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
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汗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
天下調發治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

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
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
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
之嶽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
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鉷與狎及爲侍御史絲慎矜所引
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
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
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
使身槎桎裸而坐林中以壓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
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

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辨
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
彼乏錢耶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間質
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厭
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銜方陸陰相語始慎矜奪
銜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讖書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
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悼然曰爾
親耶毋相往來銜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慢侮不爲禮慎矜怒
銜乃與林甫作飛謀告慎矜本隋後蕃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
復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恐收慎矜尙書省詔刑部尙書

蕭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
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大府少卿張瑄
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讞拷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
索讞書於慎矜下妻臥內得之詬曰逆賊所寘固密今得矣以
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首
服語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暄死籍其家子女悉
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奏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
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寶
應初復官爵

嚴安之

逸史

雲溪友議

開天傳信記

嚴安之挺之昆弟也明幹有吏才天寶初爲萬年縣捕賊官政
尙威嚴一日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勅曰城南十
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卽領所由
并器械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纔及埏路一時擒獲安之
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塚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
召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塚卽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門有明
器勅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攝鞭狀如走勢幘頭角亦如風
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卽知必敗也安之卽思前勅使
狀貌乃明器勅使耳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
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

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當時謂安之爲戎曹權過京尹同寮咸願得安之之術焉

嚴郢

唐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歷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於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誣鎮江陵表

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以妖幻詭衆姦
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
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譴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
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
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
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
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
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
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
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

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才力陛下不自取而留
爲姦人用邪卽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厯末進拜京兆尹嚴
明持法令疾惡撫躬敢誅殺盜賊以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千人
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
病利卽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懇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
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
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
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
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
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况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

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貲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徒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徒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

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調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王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

楊憑

唐書

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宏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慎交游尚氣節重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稱楊穆李許歷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汰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賊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卽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寧別舍謗議頗謹故夷簡籍之痛責發欲抵以死旣置對未得狀卽逮捕故官屬推躡簿憑家賞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賊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

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
凝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抗州
長史以太子詹事卒

嚴綬

唐書

嚴綬父丹嘗爲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從兄武在蜀辭不拜
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爲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
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
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
鎮若帥死不它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
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卽檢校工部尙書代其使

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
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尙書左
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尙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
息常大閱旗幟周七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爲
尙書右僕射綬旣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
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
綬慚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淑
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
次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
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

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光祿大夫卿事進少傅年七^十卒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於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我今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

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
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
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銀節度使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
乃定

楊綰

唐書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
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
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
舉詞藻宏麗科玄宗時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
右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在

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
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科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
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
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疎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
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卽拜綰國子
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
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
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
司武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參軍令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

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負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縮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唯縮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

奪綰之速耶卽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歛也詔百
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諡曰文貞比部
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哀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
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
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
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詣其極始輔
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
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
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嚴武 唐書

嚴武字季鷹挺之子幼豪爽母裴爲父所不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元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執事中心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遷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

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培亟歛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袁滋 唐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強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

中初黜陟使趙贊薦於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夷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使有旨進諫議大夫遷尙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茲行者

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論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爲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尙書平章事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爲闢所劫慈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祀祝祭以戶部尙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

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廢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
可天下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
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楊旻爲唐州刺
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爲修墓禁芻牧諸袁多
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
講謂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
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
子少保滋既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
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處衣食能爲
春秋嘗以劉渾悲甘陵賦褒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

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楊於陵

唐書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巖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嶽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鄴爲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特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換吏部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

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以贍貧民政聲流聞入爲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儒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爲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爲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答吏別抉其贓吏呼曰楊公

尙拒地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垍以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尙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爲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歷南曹置別簿相檢實吏不能爲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爲適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爲供軍使于唐鄧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爲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

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
會浙西觀察使李儵死皇甫鑄素忌於陵薦以代儵帝不之可
穆宗立遷戶部尙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
傅封宏農郡公俄以尙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
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司空諡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
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楊嗣復

唐書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
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

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累遷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儒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期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尙書左丞太和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

運使俄與李珏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農縣伯仍領鹽鐵
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
官珏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竇洵直以論事見
賞天下釋然况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
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
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卽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
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
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
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
未知覃果謂誰爲黨耶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

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
安之他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
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
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
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
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
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
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政刑者
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
問延英政事孰當記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

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
珏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也
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
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與臣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
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卽叩
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
何及此耶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
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粟數
千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
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

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
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君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
才者自異汰去糝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
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
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
尙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曾誅薛季稜劉宏逸中人多言嘗輔嗣
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
鄆崔琪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
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除思其宜使天下
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

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宏
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詒書者曰姑何不數天后德
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
證左尤具我不欲暴於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
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
史以吏部尙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尙書左僕射諡曰孝
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
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
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
其顯者授損

楊虞卿 唐書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宏農人父寧擢明經終國子祭酒虞卿第
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
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
遊荒恣虞卿上疏曰鳥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退臣敢
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况今北虜方
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
下朝之制度莫修邊亡見儲國用寢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
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
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

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
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
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待坐鞠躬
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
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
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
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
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爲聖
明也帝詔宰相慰謝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進吏部會曹使李賓等鬻僞告調官六十五員

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賓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武韋景休雜推賓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儒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宏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別小兒肝心用

之民相驚局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

楊收

唐書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籓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籓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寡

言笑博學強記自他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涪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甬也既刮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蘿薦附灌木然時有安況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況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弦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弦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

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姑洗爲羽太簇爲徵祭地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況況示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

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禮讓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還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推官蜀有可縣直嵩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棕又辟其弟嚴爲判官並在幕府遷監察御史未幾假與嚴並召兄弟同臺世榮其孥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

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時累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尙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旣益貴稍自盛滿爲夷侈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元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元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誘收不能從元价以負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

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
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
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
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
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
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
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
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鏐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
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鏐主戶部尙書

唐書

喜作字得正體書

宣和書譜

楊凝式

楊凝式華陰人也形貌寢佻然精神矍然要大於身善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進士第終唐之世爲秘書郎直史館仕梁至考功員外郎歷後唐至兵部侍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漢遷太子少師自晉迄周朝廷皆以元老大臣優禮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宮佛祠牆壁間題記殆徧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狂者之目歐陽修嘗跋其字以謂自唐亡道衰四海困於兵戈及我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五代之間有一楊凝式建隆已後有一李建中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後之議者又以謂唐末五代文章卑汚字畫隨之若李建中書猶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而

凝式筆蹟獨爲雄強與顏真卿行書相上下自是當時翰墨中
豪傑蓋昔之名世之書惟二王而已後人仿之莫得其點畫凝
式稽究其學遂能超逸如此則知作字非小道而凝式所得可
以語其涯略也今御府所藏草書古意帖正書韭花帖行書乞

花帖

宣和
書譜

趙瑩 五代史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初事爲梁將康
延孝從事辟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
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
形於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

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中書令出
爲晉昌軍節度使轉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
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
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
時與契丹通好遣尙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見
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
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疾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
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周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
於華陰天福四年三月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爲有
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

晉王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楊昭儉

宋史

楊昭儉字仲寶景子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御史天福初改禮部員外郎晉祖命宰相馮道爲契丹册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

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不逾月三拜命時人榮之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書舍人又爲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御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

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晉祖喪爲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爲河南少尹改秘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摘翰頌美不若頒罪已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入翰林爲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鞫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紉並出爲武勝軍節度使行軍司馬開寶二年入爲太子詹事以目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卽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

六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按宋史謂昭儉爲長安人
蓋以其居於新昌里第也

楊偕 宋史

楊偕字次公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川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累遷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

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
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爲后偕復上
疏諫止以尙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
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
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史部流內銓徒三司度支副使
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賊數萬守恩流
嶺南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
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
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
夏竦爲陝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

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激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爲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

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管節度中人不
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命卽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墜笏翌
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修寧遠砦
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親麟
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且
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
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
廷不恩禦捍之計而修寧遠砦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况靈夏
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
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

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修復甯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
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偕列六事於朝且曰能用臣言
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
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
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
如其法布陣於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
楯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復以爲
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
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職
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謂罪當誅陛下未忍

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之
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
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以私事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
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名諫議大夫請老以尙書工部侍郎致
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
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
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
卷子沈慥皆有雋才早卒

楊大雅

宋史

楊大雅字子正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佑初以尙書刑部

員外郎爲吳越國冊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得歸遂家
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
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鄆陵縣主簿
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秘書丞咸
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
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累遷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
至是避眞宗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
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或
笑其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
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常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

南循江按部過金陵遇風覆舟得兵卒拯之及岸冠服盡溼時
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歎宰相王欽
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
篇所著有大隱集西垣集職林兩漢博聞六十七卷

楊佐宋史

楊佐字公議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爲陵州推
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綆
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
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
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

舊累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
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
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
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
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倘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
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邱墓百數
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
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
權發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宋升遐奉
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黃金恤其家

楊覃 宋史

楊覃字申錫漢太尉震後唐京兆尹虞卿之六世孫也四世祖承休使吳越歸路阻絕因留寓浙中覃少獻書於錢俶俶私署作佐郎從俶歸宋爲禹城尉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擢第再遷太常博士使陝西蜀逋負覃本名蟬至是太宗爲改焉淳化中判壽州上政績詔書嘉獎就命知壽州會丁內艱州民列狀乞留有詔奪情覃重進爲永興節度選覃同判軍府事賜緋魚重進頗不遵法覃多抗執重進不悅覃表求徙任轉都官員外郎時討李繼遷調發芻糧以急促刻酷人用怨嗟改職方員外郎咸平初呂蒙正薦其材詔判三司磨勘憑由理欠司四年春旱

覃上言古之用刑皆避三統之月漢舊章斷獄報重盡三冬之
月又唐太宗凡斷重刑日勅減膳徹樂今春物方盛時雨尙愆
輦轂之下獄繫甚繁詔有司死罪未得論決俟雨降乃復常典
明年權同知貢舉出爲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會邊臣言繼遷死
願乘此時入討覃建議伐喪非禮且其子尙在當爲之備請詔
邊臣謹守疆堠毋得輕舉俟其衆叛親離則亡無日矣徙知隨
州景德二年轉知潭州大中祥符二年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
發連使月餘改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覃勤于吏事所至
以幹濟稱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議惟覃以廉著
遠人便之加右諫議大夫四年卒年五十四遣其長子奉禮郎

文友乘傳赴喪詔本州護柩還其家官給所費

楊克讓

宋史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高祖公略洪州都督晉末舉進士不第州將劉繼勳辟爲戶曹掾漢乾祐中本府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爲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掾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歷鎮寧軍掌書記顯德二年調授鳳翔府司錄參軍加兼監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歸養未幾改延州觀察推官與通判宋琪並爲節度使趙贊所禮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連以家難去職太祖素知其

名會贊入覲復稱其才卽起爲左補闕掌斬口權貨務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願畢襄事特賜緡錢許葬畢赴任開寶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蜀民懷其善政璽書褒美代歸闕下疏民利病十事稱旨太祖召升殿賜坐勞問面賜金紫將大用爲侯陟所沮事見陟傳征南唐命克讓知昇州行府昇州平就知州事兼水陸計度轉運使事加兵部外郎太平興國初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會錢俶陳洪進來歸疆土以克讓爲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泉州民嘯聚爲盜克讓在福州卽率其屯兵至泉州與王明王文寶共討平之四年徙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明年卒年六十九克讓少好學手寫經籍盈於篋笥多收圖畫墨

跡歷官廉謹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日至暮或通夕決斷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爲能吏

按楊氏家譜克讓漢太尉震二十四代孫也涉之姪

侯可 宋史孝義傳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旣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隨計入京里中釀金贖行比還悉散其餘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瘳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獠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尙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

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積出券歸
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兇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
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太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宣儀州判官西
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卽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
騎爲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爲
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原羌酋輸地八千
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
罪罷官至殿中丞卒於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
人之憂與田顏爲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
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

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
妹處室舉以佐其匱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
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
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吳革 宋史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陰人好學喜談兵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
公事金人南牧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
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援至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
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
詔以爲閣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仙聞金人犯京師

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突尾襲應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入皆不果後金人攻安上門填道渡濠革言之守將使洩蔡河水以灌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營革以爲墮其計往請叔夜欲身見其大會計事叔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二則金騎歸國三則革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于啓聖僧院置賑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萬計陰以軍法部勒久之以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旣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旣定前期

之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
事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卽執之脇以
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楊邦基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縉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
以燕山降易州卽日來附縉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得免
旣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
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
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鐵柱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
乘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

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
國奴與高衍等皆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
尙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卽除郎中如何太師張
浩對曰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
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監
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驚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
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繖衛士訶之子衍以鞭
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爲子衍求解及入
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一階出爲同
知西京留守事從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

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郭良

郭良字文易號澄字洪武十七年甲子舉於鄉明年四月除邯鄲教諭遷秦府紀善隨王入覲上覽所作訓世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詩忠愛懇至擢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歷本司參政建文立元年陞北平右布政靖難兵起禦於白溝河良執戟逐文皇將及被樹枝掛冠文皇得逸去及登極良乃棄官遁山中搜獲至京上問曰爾彼時及朕當如何對曰苟得申匹夫之義臣罪不勝誅矣上曰忠臣也勅遣安撫管中祇誅逆命者數人餘悉放釋命監修武當廟祠工竣以羨金簿上進兵部左侍郎督師

征交趾事平加本部尙書行軍大司馬兼督南省漕運糧儲永樂二十二年乞致仕抵陝州甘棠驛復被旨召回勘五省水災據實奏聞上嘉悅之賞予優隆並賜宴贈詩宣德二年再乞休歸卒于家良有文武才每視師策駿馬持長戟督戰指揮英勇不殊健將雅善吟詠嘗于御前與學士解大紳競敏上稱之曰解縉生知郭良學知歸里後結廬敷谷鑿渠引流溉田千餘畝鄉人利賴焉著有詩集數卷

雷霖

雷霖字鴻濟廟前堡人生而美丰儀見者比之玉人讀書一過

卽通景泰

二年

庚午中式省試第一天順丁丑會試總裁官奇其

文復擬元他主以陝籍抑置第二人廷試再屈列三甲選庶吉士授職檢討霖旣負俊才意不可一世酬答間多放情之言有忌之者改德藩長史擢山西提學副使秩滿歸卒老于家論者惜其位不副才也詩歌古文辭豪宕不羈工草書自成一格創編邑誌人謂其具得史家遺法惜爲後之修志者刪改俾善本無從覲矣曾孫應志以陽曲籍登萬厯甲戌科進士

屈直

屈直字道伸號西溪曾祖亨敦尙節行洪武初書幣禮徵不應祖韶隰州同知父宏仁績學不遇以直官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直生而聰敏造人六七歲時父口授四子書及詩歌卽記

憶不忘未冠補邑庠生成化十六年庚子舉于鄉甲辰成進士
家居值歲大饑絕糧某推官者以賑至直往謁乞賑推官曰邀
直會食而不與粟直疑之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
恐生物議推官曰子貧甚賑能幾何吾所訊囚當重譴所以邀
子來者示厚子彼必求援可獲金自贍矣直曰荷使君高誼但
直方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則可受若賂援罪人則不可且
污使君名尤非所願也推官嘆服丁未入都授刑部主事執法
無所撓大司寇甚禮重焉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司郎中署卽
員外郎亦不得時郎中俱出勘司寇輒命主事署印直以故事
辭司寇曰主事非常主事亦不可以常格待也刑部主事署郎

中印蓋自直始獄卒索囚賄不如意往往縊殺之直廉知其奸適有報囚自縊死者驗係勒斃窮治得其情狀卽白尙書論抵如法卒乃無敢殺囚者錦衣黨惡憑依權要包納郡縣賦稅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剝噬侵吞每致解人負累破產事發到部尙書畏不敢究直力爭始允及逮繫攬頭權要果邀奪而去尙書懼且怨曰我固不許今何如縱之礙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赴錦衣謝直曰直自有處公勿慮也明日入朝言于錦衣之長曰攬頭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朝廷爪牙賴以緝奸乃反不容法司持法耶事須奏聞其長懼遽出諸犯嚴追賦銀仍譴責如律由是威聲震一時宏治壬子陞員外郎再陞

郎中遼撫某與武定伯某交惡訐奏奉命勘問讞成疏論武定之罪無少恕辭勳戚爲之屏息丙辰出爲四川重慶府知府初抵任吏持供應規簿悉取之行賈者約八千餘金求征之直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焚之府有妖物擲甌石傷人又遺火延燒公私房屋直乃具牒斥數郡之神明崇頓息境內旱或云眞武山神素著靈佑祈之輒應乃步歷重崖以民命虔禱比下山有白雲如蓋隨之俄而大雨遠近淪浹歲獲豐稔郡之士大夫作三異記以頌之越九年以撫按交薦陞浙江按察使再陞河南布政將之任司禮監巨璫劉瑾來籍故都御史錢鉞家資未至鎮守等謂曰劉太監聲勢甚大公去

事難濟矣請暫留迨璫至果作威欲三司跪謁直率衆不屈璫怒甚衆懼莫敢言直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曷敢不敬第不知見怒何也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直手揖入坐衆謂既不激彼怒又不瀆禮也甫至河南陞太僕卿大僕馬利近倖相沿爲奇貨寺卿莫可誰何直剔刷禁絕罔政爲之肅清近倖恚恨交譖於瑾瑾令偵察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污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未幾授漕運都御史直以運艘率多稽遲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水程及沮風守淺時日以備稽考其法歷

久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漕運總兵左瑾不悅曰都御史豈大
於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羌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人拿來看
是舊例否然瑾素知直難屈亦不復問也瑾既敗某御史倡言
直爲瑾鄉人故得數陞擢宜罷遂致仕某御史者直按察兩浙
時爲歸安知縣被民告訐科歛贓私至巨萬直按勘之知縣懷
三百金求解直叱却而按治益急會遷河南乃止至是知縣爲
御史赴京途次淮上入謁漕府執禮甚恭直喜留之宴飲談及
浙事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平生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縣
令犯贓餽金求解當時叱出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某御
史色沮愈恭直怪之別去諦思則卽其人也悔已無及矣某御

史入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臺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擠也直爲人剛毅無所曲屈明幹有爲歷官皆著卓績而胸懷坦白疎於防檢與人言侃侃無隱故卒爲宵小所中傷云里居二十年年七十四卒訃聞朝廷遣官賜祭爲營葬事子召國子學生嘉邑庠生女淑聰慧能詩適山西布政司參議朝邑韓邦靖所謂五泉子也

張壽

張壽字

賦性剛毅景泰癸酉年以禮記中鄉試科赴吏部

候銓知縣得山西榆次榆次俗任俠使氣好勝恥屈恆以術挾持官府長吏稍不如意卽多方排之去壽悉知其弊方壽之需

次也與榆次生某同寓舍甫投官榆次生具酒饌爲賀漸以言
餌之壽大怒曰我爲榆次令爾爲榆次民敢溷我耶命僕仆之
地手杖之去之官時兩僕荷行李壽杖而步隨至保定榆次丞
遣夫騎來迎壽斥却之抵縣卽申丞不當動夫馬迎令請褫丞
職旣視事獲殺人盜讞具堂階左掘一坑埋盜至肩以挺碎其
首死擁土爲墳有不孝子父母首告供實立杖殺之埋堂階右
亦爲墳左右纍纍相對曰張知縣不用大明律也榆民爲之股
栗而思有以中之者益急矣值鄉試期上官檄壽爲簾官羣俠
求貌類壽者僞爲壽輿馬隸役悉備遣前驅一人至他邑置宿
所謂主人曰榆次縣主至須得密室爲館縣主久清苦至此欲

假數日娛樂可備歌者主人素聞壽名盛具以待既而僞知縣
至主人侍飲頗洽更餘從容言曰某有家樂欲暫令侑觴僞者
笑曰可笙歌既懽且代輸纏頭百金明日知縣去主人不知其
僞也適壽以會勘事由旁縣入省久之他邑人以里長科銀控
按察司訊之乃爲榆次令賞歌妓費乘臬者疑之又以壽未經
此途察訪得實悉寘之法壽雖嚴刑峻法而冰槩自守九年不
替成化二十二年行取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于請杜絕
人以壽刑人之狀呼爲張扯鑽孝皇亦聞之一日上幸後山壽
巡視皇城杖人大內聲徹御座上問之左右以張郎中杖人對
上笑曰從渠扯鑽在部六年不調致仕歸

吳講

吳講字進諭號瀛洲其先居縣之嶽鎮明初有諱敬甫者徙西楊村世農業多以產雄八傳而至講始以儒起家講生而夙悟弱冠補縣庠生淹洽績文學使者比士每置高等嘉靖乙卯戊午兩登名乙榜甲子薦賢書屢上禮闈不第庚辰署太平學訓丁丑擢知山東招遠縣甫三月丁父艱服除授山西萬泉無何又丁繼母艱後補四川梓潼講性樸直廉謹政尙寬和不務名譽初至招遠郡居停謀以賂爲人買直覺而峻却之亦不撻發其事至萬泉值比閔之期而土瘠歲下民苦逋亡講多所減除於是緝屬歸業隣民善之有願借寇者公復以近名力辭第質

性悃悞無赫赫聲故不獲乎上卒論調講翻然曰吾折落一官
侵尋踰耆尙能鷄肋此勞人乎遂自罷免歸明農力本以供賦
稅嘗曰士用則官舍則農軒冕襪襪曾足爲榮辱哉春秋九十
卒於家

楊九澤

楊九澤字子德號蒲池嘉靖乙酉舉于鄉戊戌進士授洪洞知
縣三年報政擢監察御史尋巡按兩浙會歲凶卽奏請發帑賑
之浙俗嫁娶尙奢又往往火葬九澤嚴戒使婚禮從儉置義塚
以葬貧者時倭寇沿海爲患疏請於漳州置重臣兼督三省以
防侵犯并於閩增設月港縣治制其深入後以奏捷之誤謫爲

縣丞歷陞。雖陳兵備僉事賊施尙兆餘黨未靖身督弁兵剿滅之未幾丁父憂歸嘉靖二十三年乙卯地震死焉進階四品祀鄉賢父盡忠字恕齋邑歲貢生性至孝五歲時嘗代父受祖父杖人皆異之持已甚儉故九澤居官亦廉潔九澤嘗因宴同官具嘉饌飲至漏下次日語人曰某仕宦開筵夜飲慚負庭訓矣以九澤官封山東道監察御史

趙儒

趙儒字席珍一字廷文居渭北里自號渭北父龍舉人任延津訓導擢長壽令無子乞嗣於唐崔珏之祠世所謂崔府君者夜夢府君捧綵色盒中貯玉孩授之曰以此爲汝子當有文才其

官秩亦如吾也遂生儒穎儁異常兒正德十一年丙子舉鄉試
明年丁丑卽捷中進士科授工部主事會武宗巡幸塞上儒在
侍從繼復南幸炎徼仍詔儒行儒疏諫止之忤旨勅差宣大整
理運務轉員外郎嘉靖癸未陞屯田司郎中時議大禮具疏又
忤旨且名列疏首受廷杖繼出爲四川敘州府知府撫夷惠民
政著卓績告養親回籍壬辰丁母憂戊辰起補永州府值世宗
幸承天馳至襄陽迎鑾蒙賜紵絲白金并奉旨以忝懇効勞敘
資擢用比至永州儉以立廉仁以行惠萃一州六縣之英而教
育之民懷士悅丁丑隨例入覲至都一無饋遺過朝謁冢宰某
某愠見於面曰今者知府不職俾屬吏恣情刻剝多得金錢從

而染指簞簋不飭之誠如官箴何儒抗聲對曰永州無是也他
郎卽不可知朝廷患此但當清其源以正百官耳時覲臣皆爲
失色儒坦如也都御史王浚川見其語含譏諷謂曰太守毋再
言儒曰卽今直道不行竊恐污濁富貴冢宰以抗禮斥之儒知
事不可爲乃引歸講學於洛渭之側從之者多所成就嫻詩古
文辭丐求者幾無虛日壽八十九歲卒於家祀鄉賢所著有渭
北集行世先是檢討雷霖剞輯邑乘儒復取而增益之亦稱善
本後爲重修者刪改失其本來矣

王之良

凌義渠

之良字虞卿以陝之華陰人故號隣華父可軒爲華名儒生丈

夫子四而之良最幼早孤稍長心竊自傷爲亢宗計惟有力學
補博士弟子員有聲矣然志不欲以文人自居鄉先生馮恭定
臯比談道則從之遊最久馮門數千人獨嘖嘖稱華下王生王
生之學一以考亭傳註爲宗間出新意考諸不謬馮先生亦自
以王生善學也已酉舉于鄉六上春官而後登乙丑榜授中書
舍人中書故清秘職地閒無事得以其暇討究經世大略時方
波靡之良泊然無所附三乞差里居之日多六年秩滿擢授御史
而後乃發據其所自得也首上封事謂滅賊本計在練民兵恤
民隱擇有司而歸之振紀綱訓節義上嘉納之擇有司一議再
疏申明以爲守令視監司監司視撫按夫監司不職撫按必糾

之撫按不職臺省必糾之而天下治鑿鑿乎言之也然良非但

能言之能實行之所至必著聲績其視北城北城故兼九門鹺

法者則請責兵馬及州縣嚴私販之禁請長蘆運司發引務足

額繳銷不盡罰治鹽官歲當大計吏則請密計典以所核佐貳

首領之當否爲州縣殿最以所核州縣之當否爲撫按殿最大

約與所言擇有司相表裏糾衰庸戀棧之臣則有疏稱延綏撫

臣洪承疇可任秦事仍簡道臣接濟本色則有疏請治軍丁之

禦人門者其視太倉及皇城皆有所清查其按畿南

也崇儉約蠲贖緩振疑獄彈墨吏劾兇弁丰裁截然而于邊餉

郵政軍器軍需尤覈與保撫酌定標營經制及新兵鎮兵額餉

勳中機宜凡所言朝上夕下而是時萊寇熾之良則發兵援勦
敘功賜金帛尋賜敕予階贈其所自出如之良官其從畿輔還
視經營則發僞弁之因姦殺人者而大糾故縱罪人之坊官比
熱審時衣冠頗多累囚則疏請解網以迓天庥而弭天災得旨
允行時論美之其理齟長蘆則請遴甲科轉運而又謂運司所
藉以行鹽在引目南計部所憑以關引在邊鎮之勘合夫倉鈔
無倉勘則無引而商不行鹽課誦矣引到遲則行鹽遲而徵收
餘沒課愈誦矣又嘗核順義延綏五州縣所溢鹽額皆在新增
之數不宜復議加課爭之力而最後則有糾治訛棍之事訛棍
者奸人賈大成輩及金吾陳寵倚廠衛爲線索所嚇取諸物以

鉅萬計莫敢誰何者也請于朝正厥辜通國快之諸所舉劾務當如盧象昇張瑋薦贖之炳炳者所捐助協濟尤多既已佐國不厲商談者稱之朝廷爲晉一級賞銀十兩其入掌河南道則糾察凜然請發帑賑三秦請修華邑磚城桑土之計周焉積資七年廷命擢之良回寺少卿會因寄養馬阻不至京營缺額而鎮臣入援索焉亟之良則悉心應之無廢事以守門勞加俸一級贛撫缺帝俞廷推用之良往則拜疏稱伏莽遺奸時思蠢動控禦彈壓責任非輕得旨多倚任語楚臨監桂陽諸處徭彝土寇相煽起衡州桂藩震焉而衡故界江省至則急檄守巡防勦又設文英三峯中石橫岡東桃諸營設置官伍區畫糧餉議設

營兵于石城鵝公隘皆疏以聞粵東樂昌寇起急遣材官往已而楚有野牛峒天堂坪之捷粵有安遠之捷桂東堡官林起鳳反率鄧扶黃鐘四黨攻縣城之良下令撫安之楚寇出沒郴衡間贛營兵擊之賊鋒挫於是白蠟橋白沙灘之捷鉛山妖人張普微之黨及南豐封家山之妖各蜂起之良遣兵分擊之兩賊勢合與江撫謀合擊之而分兵衛益藩于建昌其法用腹背夾擊亦務解黨自新已而有封山之捷楚寇侵韶連樂昌我兵力戰於是有韶之捷先是之良實主四省會勦之議已得旨則檄楚撫爲主兵嚮導一切兵機之良爲方略而閩粵督撫協應之大抵以贛供贛以楚濟贛軍興無缺士馬飽騰而又鼓厲多

方部伍暇整用能周防翦翼深入窮巢六月出師九月奏凱固
賴隣境一心策力輻輳而功爲優矣大參林某稱某勳宜配王
文成憲副郭某以爲當在臨淮贊皇二李間而桂藩疏有云選
將練兵銳氣落敵人之膽同心叶力奇謀成底定之勳蓋實錄
也維天子以爲紓朕南顧憂褒悅有加已卯歲將杪之良趣戒
嚴入衛有詔止之則循例折餉而自江省班師疏詞慷慨義形
於色仍乞飭武臣從新料理修牆堡練將士蓄義勇招豪傑林
養培持恤存弔亡則可轉危爲安所言皆至計朝議韙之庚辰
恩詔階正四品榮及所生以憊乞休不允部頒保民四事全書
奉行者多具文之良則設誠致行犁然實効或倚山築城或平

寨爲縣天險屹然利器充牣積穀至三十四萬有奇而虔爲雄
鎮矣辛巳連州陽山獠賊起奉旨會勦之良則以虔兵居軍峒
扼排獠之出入斷其魚鹽獠可坐困繇是大破賊是年上復晉
一級加從三品服俸蓋前後晉級者三賜銀幣者三賜金扇銀
扇車扇者各一爲邇來疆吏所希有焉而南右司馬之命下矣
在虔六載凡設營兵清鹽政闢河道立義倉賑飢民所全活以
萬萬計置學田修文廟勅廉泉書院而文教聿興虔之人尸而
祝之不忘而之良已病矣請朝乞骸骨報可道經楚之光化遂
不起蓋積勞所致云虔之人聞而巷哭士大夫相與唏於朝鄉
人相與咨於里有司彙勞績援故事以請得旨凡所以榮哀之

典備焉之良生而頌頌性寬和無城府尤敦彝倫逮事其大父
孝養備至事諸父以下惟謹嘗讓所居宅於其叔兄鄉人義之
夫婦相莊迄老不渝其教子也以義方其教兄弟之子如子有
陳氏孤者其彌甥也卵翼之爲求婚宗族之待以舉火者若而
人里黨之待以無飢乏者若而人蠲租焚券者若而人里之不
逞有短長之者置弗較生平不言人過善擇交尤好獎成後進
相與讀書談道泊如也淵源所自蓋有得於馮先生之教哉其
與夫隨世就功名者遠矣所著有西臺按巡問政諸題稿撫虔
奏議勦妖勦寇兵食志援北節略晉州志略東游詩藏於家元
配張累封恭人丈夫子六人吾所識者宏學宏嘉皆佳士贊曰

於戲人可不知學哉吾與司馬交有年矣觀其氣象深重其志
抑然嘗自下者有才不自炫其才斯學之效矣終立功名爲國
賢臣有以夫不然今天下所少者非才也

楊呈秀

楊呈秀字實甫號洙源漢太尉震之裔居縣治西郭萬曆三十
七年己酉舉於鄉明年庚戌聯捷成進士性剛毅負義歷仕長
山太谷靈壽棗強縣令入爲戶部主事擢郎中授順慶府知府
所至惠政逮下而持已不撓嘗有咏懷詩云愛民親若子執法
定于山之句可以徵其梗概矣卒以忤權貴罷歸崇正初關中
盜起所在殘破呈秀憤官弁怯懦不能抵禦於是募結鄉勇得

數千人日加操練賊來身親督率多所殺戮地方賴以保全崇
正七年流寇大至偕弟呈芳迎戰於縣西二十里不勝或勸之
退叱曰丈夫受國恩臨難致死分也豈可以身不在位縮首偷
生遂大呼入陣力竭被執憤罵不屈賊怒磔殺之呈芳字泗源
體貌魁梧性篤孝友見兄被執泣曰兄亡弟豈獨存遂大叫揮
刀入賊營橫戰至暮身帶重傷猶斬殺數十人及項將斷呼兄
之聲不絕御史傅永諄具以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葬仍勅
建雙烈祠以祀之

陳嗣虞

陳嗣虞戶部郎中諫子字允若號述敬萬厯庚子鄉試以經元

舉初任山西屯留知縣擢江南高郵州牧因事降補河南內鄉知縣性沉靜廉潔一介不苟既而謝政歸里杜門默處惟以墳籍自娛崇正十六年闖寇破潼關旋陷西安僞檄督鄉紳輸餉名在牘中遂慷慨投渭水而死有司以聞朝命祀于鄉賢其居官也以清仁著高郵內鄉各於本邑名宦祠置主祀焉

史標

史標字文準號華麓小留村人崇正己卯舉于鄉庚辰成進士授直隸順天府武清縣知縣以廉幹稱武清密邇都城多勳貴庄田藉吞民間腴地莫敢誰何有侯家侵民田至千餘畝前官置不問標蒞任力爲申理奪還之豪強雖斂手而亦切齒焉卒

事隆縣志
中考功法下吏人以爲冤歸家隱居十九年以造就人才爲務
及門士如族人具勳郭爾祀郭翊皇等相繼登甲乙科猶慮邑
學文運孱弱依形家言倡建大石橋于縣郭之西北名曰升文
導引南山之水東西環城分流而合於橋下北注迄今如故生
平擇交尤嚴自言吾終身不負人亦未遇負我之人人問其故
曰只是慎所始耳卒崇祀鄉賢祠子克嶷贈文林郎河南陽武
縣知縣孫調別有傳

吳翀

吳翀字六翮號懷洲居邑之西陽村祖講明嘉靖舉人四川梓
潼令父元正貢生扶風訓導翀登崇正十六年鄉科順治初推

銓襄陽推官慎於讞牘有宿囚論死察其枉力爲申白獲免中丞賢之薦陞德安同知委護理永衡觀察事值旱歲荒盡出俸積賑施復買米五大艘運赴德安煮粥以食餓者民感其德建祠祀之尋擢金華知府郡方兵燹之後邑里凋劫乃復政尙寬簡與爲休息間輯郡乘以備採風之典一時稱良太守焉獅篤於孝友時父已卸學博家居母藺恭人俱年踰七旬途遠不能迎養孺慕之念未嘗或忘遂以其情上請得告而歸弟孺幼出繼於伯爲嗣至是晰已產之半與焉不復蒞仕而卒老於家

史具勳

史具勳字子績號名閣質性聰穎器識宏通順治乙酉舉於鄉

明年遂成進士賀者盈門顧若不怡云聖賢工夫從靜裏做吾
恐以虛名妨實功也越四年任寧鄉知縣時值

國家定鼎之初痍瘵尙未全復乃鎮之以靜撫之以仁而濟之
以廉士庶帖然汾州府志稱其有廉操慈祥愛民蓋實錄也蒞
官三年以親老告歸教授爲事歷二十餘年門下士登科第者
彬彬也歿祠鄉賢

王宏撰

王宏撰字文修一字無異號山史更號待庵祖大受邑廩生贈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祀鄉賢父之良明進士歷官巡
撫南贛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宏撰幼嗣于季父之祚實司馬第五子也生而穎奇風儀雋整
初肄童子業卽嗜詩書如飲食司馬官京師宏撰從侍郎中有
翩翩公子之目司馬授以制科文匪所好也私錄左國史漢
及歷代詩古文辭沉酣不輟迨歸試于督學使者卽補邑學弟
子員再以高等食廩餼家旣豐性復瀟曠喜與當時諸名士游
且豪于聲妓花晨月夕攜杯榼偕良朋挈昆仲倚石臨流徵奇
鬪韻加以翠黛雙鬟競陳肉竹風流儒雅見者謂烏衣諸俊好
音未泯卽宏撰亦以爲吾家螭虎法護不我過也崇正十五年
司馬病卒越明年十月逆闖李自成破潼關而西賊騎充斥焚
劫騷然奉祖母與母避難山谷未幾全陝陷沒逆闖籍繫縉紳

拷索輸金家在籍中兄弟畏不敢出宏撰曰不出禍立至矣遂
挺身入長安賊營爲之陳說大義慷慨激昂賊不能屈亦不忍
加小詭與約輸而還屏居于小漲村之別墅順治七年土寇竊
發遺賫標掠殆盡乃縱游之淮陰抵建康至吳門與江左高士
留連詩酒越歲而歸適副使睢陽湯文正公斌駐節潼關造廬
訂文章道義之交中丞賈漢復聞其名聘纂陝西通志并命子
堦受業中丞入都邀之偕行數載始旋里結屋華麓單心洛閩
之學而尤邃于易以其餘爲詩歌古文清健高超一時三輔隱
賢莫不趨赴華陰之市所與之切劑者朝邑王建常李楷蓋屋
李顥富平李因篤華州東蔭商渭南南廷鉉皆關中名流而岷

山顧炎武入關來訪宏撰分宅館之當時碩儒偉彥萃茲華封
羣依宏撰爲居停主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辭之士宏撰列于薦剡累辭不允至都寓昊天寺
會病乞不入試閉戶古剎足不履顯者之門而大學士益都馮
公溥雅重其品藝介人求文司寇新城王士正編修長洲汪琬
侍講宣城施閏章等莫不單車就舍把臂訂交病愈卽返二十
四年丙寅再爲江南遊挽留者皆績學老蒼頗不好虛浮之士
有忌其名者從而毀之淡如也如是十年乃歸歸而息老于獨
鶴亭康熙四十一年壬辰卒於家年八十一歲門人私謚貞文
宏撰襲司馬之業富於插架金石文字率多舊榻故兼善隸草

書具得其家將軍大令宗法著述具載經籍志內子宜輔拔貢
生海州同知

趙振聲

趙振聲字仲聞號魯齋居邑之士落坊父淳績學而訖不成名
振聲繼之弱冠卽蜚英場屋雍正四年丙午登副貢生榜肄業
國子監考補教習期滿循例以教官用補武功縣教諭武功夙
稱文藪振聲復課以先正法律士益淬勵如編修孫景烈拔貢
生耿性良等悉稟所指授而陶成之者禮遇諸生庠序悅服推
陞西安府教授有爲子平之言者謂其享年不踰二期振聲亦
素習星命術推筭自謂不謬於是召諸子而言曰余嘗悲先人

賈志以歿流涕數十年矣今倅邀

覃恩得以修職之秩上移兩親結念稍釋更何必慢茲有限日月戀彼廣文余將歸而治余終事也卽乞休歸時年六十耳閱兩載刻日以俟及期沐浴衣冠坐正寢與家人嘻笑言訣旣而宴然乃終日無恙也笑曰術應不誤是則未可測也自此起居彌健恆與諸子姓品隲文藝間則優游于山水佳處如是者更二十四年年八十四無疾而終振聲爛于舉子業授湖城及門士十七人舉鄉科而列邑庠無一遺焉鄉里受業以成名者亦比比也子元齡舉人任河州學正檜齡舉人未仕先卒鶴齡歲貢生孫海進士山西臨縣知縣

楊晟

楊晟字暉生號怡菴漢太史碩之裔也所居曰長寧坊或云唐
秘書監楊奩交故宅晉交尙長寧公主因以名焉高祖時舟明
四川蒲江縣丞遷蜀藩府大使曾祖世僑山東清河縣丞遷德
藩大使祖一鵬父聯第以儒業終晟早歲英敏負幹才不以家
貧廢讀年十九補邑庠生再試以高等食廩餼康熙五十九年
癸巳舉鄉科屢上禮闈不第乾隆二年改授固原學正會學宮
災卽申請重修于上官州牧以其工鉅委之崑司工竣崇煥較
倍于前士林稱頌越九年謁新郡守郡守待之倨慨然曰是殆
以倅尉視教官也于是遂歸卒老于家子大烈舉人以明通歷

任鎮番平涼教諭陞鳳翔府教授大鼎舉人歷任長安葭州教諭陞涼州府教諭

李天秀

李天秀字子俊號蕉婁世居華陰東北隅之貞莊卽漢航司空故址也其先諱奈者初官威州吏目封將仕郎子昂官山西太原府司獄封登仕郎後無策名仕版者逮高祖君選以儒術立鄉塾教族姓弟子曾祖一化祖所用襲其業然僻處村曲僅能了五經四子書卽捨而農故皆終老訓詁父功遜字順卿始應學使者試復以貧中棄居常怏怏天秀生而端凝多慧五歲就外傳所肄輒通母蘇氏儒家女也誠曰爾父以廢讀抱憾久矣

兒其勉於有成秀聞之益奮學年十六隸邑庠生康熙四十九年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主司爲茶陵大司馬彭維新宮詹洞庭王世琛闈中擬爲老宿及謁見乃少年士共奇之蓋時方二十四歲也雍正十一年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司馬爲戶部尙書留寓其邸未幾司馬以事下刑部獄然朝夕出入第中爲經紀家事如故知者嘆其守義之堅焉乾隆元年改授知縣任山東歷城歷城省會首邑事繁劇素號難勝理之迺恢有餘也性高簡經執不能附上官于同寮亦鮮所徵逐鹽賈兪某老無子晚置侍妾生二子而死其妻陶民紹興人女於時幕客之閑處會城者利其厚貲羣推會稽陶一鶚認氏爲姑峻令具控以

二子非賈所生欲逐其母子爲賈另嗣庭訊時天秀以大義曉諭陶氏氏頓悔悟備陳峻訟者爲某某悉拘之予

以重杖未幾爲忌者騰謗

罷職羈留歷下歷之學者與隣邑士子以詩文就正均爲解說別裁相繼登甲乙科者十餘人他亦豪於文社事白旋里圖書而外無長物焉事具歷城縣志息居田園課兒孫輩耕讀意泊如也以華邑舊志簡略意欲重修遂博採羣書另爲纂輯今志卽其稿也乾隆十九年次子榛仕平陰知縣迎養至署則時時以官箴訓之二十三年父順卿公壽八十五歸而侍老父卒葬訖復至東阿署遘痰症失音二十九年妻魏氏卒榛扶襯道途子楠等隨左右乘肩輿而歸越兩月亦卒年七十二葬于邑東

之鳳凰原方其鄉舉而後自謂見聞未廣值司馬督學山左繼而秉臬中州先後往從之學及官庶常復寓司馬之第司馬蓄藏墳籍益得朝夕折衷遂致淹貫宏達人謂其學有本源也所著有來紫堂詩古文等集飭子孫守藏不得授梓子六人楠舉人借補安定訓導引病歸榛舉人以明通榜除知縣先任山東平陰調繁東阿再調歷城公舊治也士民見者喜相告曰此二十年來我公之仲子也咸呼爲小歷城云起復補江蘇溧水以失察盜案去官餘列名邑庠孫彖舉人神木縣教諭

史調

史調字勻五號復齋調幼承庭訓嫻制藝時邑令簡廷佐楚南

文士雅意作人建仰華書院遴邑之俊髦肄業其間政暇爲之講解評課調尤爲所激賞康熙四十九年庚子舉子鄉乾隆元年丙辰登進士科以知縣註選司家居待銓授徒於華麓之雲臺觀觀有徽國朱文公祠晨夕展拜取儒先語錄玩味尋繹勵身心性命之學摘其要者四十九條而以所得附注於下六年謁選任福建仙遊縣仙遊閩之瀕海要區海艘飛帆稽察匪易訟牘盈案治稱爲難調有幹才隨事理之政無不舉復以培植學校爲念邑庫積閒款二千金申請創立金石書院并勸勉紳庶輸田二百畝佐諸生膏火士皆感頌焉歲餘引病歸仍設講席雲臺四方學者多從之游經其指授輒掇巍科陝中丞蒲坂

崔紀聞其名延主關中書院陶鑄有方相繼登甲乙榜者數十人如惠庶常元士李太守允升衛郎中學詩王主政巡泰等皆其門下高弟也年五十二卒於家所著有志學要言從政名言鏡古編復齋文集子猶龍舉人由教諭陞河南陽武縣知縣

史國鈞

史國鈞字元輔世傳儒術門多科第國鈞賦性豁達而敦倫崇義堂弟國維早殞遺子天根尚在童稚國鈞教之讀書惟恐其不能成立督課綦嚴稍怠卽加以夏楚然每杖未嘗不零涕也其弟妻亦爲之感泣卒致天根策名邑庠鄉里以是推重焉學綜經籍不屑屑於八比時藝而文自高出等倫雍正乙卯舉於

鄉丁已試禮闈以明通任臯蘭教諭裁成黌士如劉耀文江爲式江得符周子蘭輩日侍講席親承指授皆相繼登賢書爲中丞黃文襄公賞識特疏保薦尋以他故不獲超遷嘗署平番學篆時屆癸酉選拔之期平番邊僻小邑素無科貢國鈞乞於學使者以策勵士林爲言學使者喜遂拔一人而人皆向學科目亦因之不振推陞涼州教授適

朝廷剿伐準酋永昌地當孔道軍務旁午大憲遴委辦理一切妥協事平將以軍功奏擢乃自陳衰老謝病而歸國鈞之任博士也歷攝九學所在士皆感悅於是共稱之曰鐸九先生子天樞庚子舉人贊修邑乘頗有力焉